

西園聞見叅

第十冊

西園雜見卷之十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二目錄 內編

嚴肅

前言

薛瑄

李夢陽

韓邦奇

何孟春

張居正 二期

往行

王觀

蕭岐

顧佐

宣德四年

况鍾

張憲

韓雍

胡憲

潘蕃

吳寬

樊瑩

益莊王厚燁

楊繼宗

王鈺

紀資

張謙

馮保

郭應聘

狷介

前言

楊守陳

薛瑄

二則

李夢陽

崔銑

陳絳

二則

徐階

王錫爵

二則

佚名

汪道昆

往行

翟善

劉嵩

陳善住

劉敏

甄肅

呂誥

林賁

王幹

趙豫

黃鉞

廖瑾

楊士奇

吳文恪

沈度

吳紳

張賢

柴英

周叙

孫貞

陳祚

劉球

孫瓊

金清

楊鼎

張和

祝顯

王竑

梅芳

魏驥

楊守陳

張寧

石璞

薛瑄

黎淳

王徽

軒輅

黃孔昭

于謙

吳與弼

沈鍾

夏愈

李錦

郭璽

劉定之

胡琮

黃仲昭

陳庸

吳洪

楊繼宗

丁璣

王信

李濬

張銓

潘珏

張舉

李本

白圭

林俊

張吉

羅倫

孫需

邵寶

史英

俞繪

劉俊

魏莊渠

張琮

王鏊

陳茂烈

楊昂

宋端儀

顧清

梁材

劉璣

吳夢

李源

梅純

王綖

鄭一初

王鑾

黃璫

劉淮

陳白沙

雷爵

王鑾

羅倫

許進

劉大夏

雍泰

羅整菴

陳察

王端毅公

謝遷

歐陽鐸

顧璘

呂柚

沈周

徐文燦

邵銳

輔國將軍拱樞

劉忠

甘亮

陳良謨

顧應祥

陳九川

劉南坦

霍韜

陸粲

趙得祐

歐陽德

高翀

許應元

袁表

張簡肅

崔桐

何遷

王慎中

鄭大同

康太和

吳會期

馬森

王夢祥

陶承學

陸樹聲

郭宗臯

文徵明

林廷機

劉子興

薛蕙

陶大臨

二周

臧節

吳鸞

劉天和

吳晉

李貴

劉采

尹臺

羅洪先

許讚

唐順之

劉邦采

潘龍

陳言

黃大廉

呂燭

莫如忠

顧南野

張澤

林應標

黃憲清

周子義

單應元

查鐸

朱邦憲

譚太初

齊柯

管志道

張 萃

李逢陽

吳維岳

張孟男

李攀龍

梁萬斛

高 儀

于慎行

李廷機

吳安國

喬輔世

趙 錦

王夢臣

陸樹德

王文端

張一桂

孫維城

傅希摯

楊時寧

周之屏

陳節亨

王 鎬

孫 修

程 材

韓苑洛

王敬所

周 津

魏一恭

吳 俞

李 柰

敖 璠

姜 昂

羅 安

張 和

楊逢春

王 德

王 琦

李 翔

林景暘

吳源清

王 紱

曹定庵

劉嘉秀

吳世澤

劉蒼

楊恆

孫鑑

周延聘

賈孟泰

李梅

上官儀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二 內編

嶺南 張 萱子奇甫 輯

嚴肅

前言

薛文清曰按下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事不可泛及他事爲官最要
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李夢陽曰古人重威儀而詩爲詳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以身言者也抑
抑威儀維德之隅以德言者也朋友攸相相以威儀以事神言者也敬
慎威儀維民之則以治民言者也大學赫兮喧兮者威儀也以學言者
也旁見之六經遠證之三代禮儀三百皆欲人制其外以養其中書曰
思夫人自亂於威儀詩曰顚顚昂昂爲萬民望而今無知之者悲夫

韓邦奇曰上行下效有如桴鼓聖賢之言的然無疑往余按人常帶笑
容每升堂見吏以下及屬官參謁皆帶笑容余自愧何人之慢我如此

一日忽自悟曰知其由於余也且思聖人有言臨之以莊則敬明日升堂正色而坐吏人以下勃然變色端肅而立屬官參謁者亦勃然正色凜然而退使其以言教之雖十日亦不能成且不能齊自是不待行禁而肅清矣時韓尹廷學不知曰近日每入道何故如臨淵冰此一驗也何孟春曰漢李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軍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主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乃可然不可爲法其繼者難也况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旣以程不識爲煩而樂從於廣且將讎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從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故曰兵事

以嚴終爲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做李廣鮮不亡哉春以爲餘事亦然故著之

張居正曰導民以行不以言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則士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婦人女子皆赴湯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條既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熟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如是卽欲今之爲吏者皆龔黃卓魯可也若徒以言語教詔之雖口破唇焦畢竟何益且昔之治蜀者皆以嚴效遠則諸葛孔明張乖崖近則王浚川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狂瞽之見如此

又曰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年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弊習尙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啓聖明雖在幼冲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

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牽制尤難並語今不
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一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
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
鋤強戮凶剔姦釐革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姦人不便
於己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衆聽而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
政以抑損上德矯扞文網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
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奸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渺雖勉遵上令而實
未得於心所以宣上達下者苟以文具規免罪責而已

往行

王觀字尚寶祥符人洪武十九年簡授蘇州府知府爲政嚴整多所興
建發奸摘伏民憚之如神明有蠹吏錢英累搆陷長吏莫敢誰何公廉
得之以計縛至庭立捶殺之由是境內奸豪屏迹人皆稱快事聞於朝
皇祖嘉歎遣行人白思中齎勅褒之勞以酒

蕭岐字尚仁號正固先生泰和人性端重不喜諧謔嘗宴會豪士有垂

老者中席酣暢或舉盃相屬曰吾圖身後碑銘惟先生是托先生拒其酒正色曰須好爲人庶不閤吾筆也一座爲之改容世變以來禮法廢弛閭里宴集諸少往往誼譁恣肆動至速禍有識者多畏避不敢赴聞先生在則忻然相卽曰一蕭先生足可鎮席矣先生待諸少不惡而嚴語稍不當惟正坐不應諸少入侍或隆冬而汗洪武壬戌春詔舉天下賢良共論治道者有強起之先生以其子遵稍長足紹基緒且時之儉民告訐蜂起動以逆誣奏乃幡然曰旣生爲丈夫子何可無益於斯世哉殄行震驚吾不忍見也安民有詔吾將應焉旣至京首陳十便書上嘉納賜宴右甬門明日召入親授潭王府左長史先生以年老不欲任煩劇辭至再四竟忤旨謫教雲南楚雄府受詔就道明日上念其忠言在耳而又憫其老也遣騎追至乃還入見復得旨留京師朔望一入覲居歲餘一夕夢神人引至一室有古書篋篋之類指示之且曰先生就此得歸家矣覺而異之歲秋九月乃有陝西平涼府寧訓導之命旣至學舍則皆如夢中所見因長嘆曰何莫非命也自是安於教授嚴條約

以身先之學者始服屯營守帥皆遣子從遊善道所施率就雅飭蓋與人爲善本於至性故自大江以西經生進士多出門下名播省憲當大比之歲聘幣交至必以主文正考官爲請先生亦樂領之且曰掄材爲國正吾儒者所服事也二十三年校文湖廣得舉人六十四名二十六年校文福建得舉人五十四名二十七年奉詔著定典藉始至賜宴奉天門趨朝賜食十日入對屢獲稱旨宿食會同館往來翰林國子凡四閱月學士劉先生三吾祭酒胡先生季安論議多所推重已而得歸老之請宴餞奉天門賜衣被靴襪給道理費比至家傾竭行囊集士友營樂丘於楓山因語鄉黨曰吾且老矣若等宜守律處家勿犯條例今上神明聰斷動必加法不汝貸也樂丘旣成復自誌而銘之因寫真而自贊之曰吾以此見祖宗於地下差不辱矣二十九年正月初度日親友奉觴爲壽先生曰吾益衰矣今年又大比其能免於考試之行乎三月浙江使者果至而先生以六月廿二日戊申得痰疾自午及酉無一語及家事忽攬衣起坐曰吾其止於是乎言終脩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三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不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爲都御史黜貪淫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望其丰采藩臬郡邑無不興起當時惟佐正色立朝元勳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污無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爲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復回阻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賜勅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居其位者皆莫及

宣德四年給事中□諒張君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酒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元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耻相尚倡優賊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逢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敖放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風俗大臣者亦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遍諭之

况鍾江西靖安人始爲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